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二 經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閻百詩先生事略 李鎧 楊開沅 吳玉搢 宋鑑

先生幼口吃性頗鈍讀書千百過不能熟年十五冬夜讀書寒甚漏四下堅坐沉思心忽開自是穎悟絕人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

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

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勘者得其正。今晩出書。昧谷鄭作桺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刵劅剠。鄭作臏宮劓割頭庶剠。與眞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晩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愼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晩出書相較。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

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眞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且三代上亦斷無此慘酷之刑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

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證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己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楊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

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臯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邪其辯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言人人殊魏明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識者以爲知言康熙元年游京師龔尚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十七年　召試鴻博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考異先生糾其

謬數條汪意不澤謂人曰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先生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諱喪服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說經之家可拾其餘唾乎徐尚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先生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歎服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書不過閻先生目訛謬百出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示

人。及徐公奉　勅修一統志開局洞庭東山先生相從最久徐公手輯其緒論曰閻氏碎金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少讀孟子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慮緩不及事及長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又作孟子生卒年月考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爲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夏子游子張以論語孟子證之確不可易又謂先儒以大學傳出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

章引曾子說謂古者弟子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百其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也若謂大學止一引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不可知然論語序其侍坐次於子路則必少於子路矣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子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

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衞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皆服其精確

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革請移就外邸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靑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簀不覺其行也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卒年六十有九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子來之句。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生平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尚書邸夜飲尚書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北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矣謂即出此也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

諫吏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頗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强記於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苕文謂其私造典禮劄記中多微文時賢如王阮亭魏叔子喬石林朱竹垞何義門皆不免譏評所服膺者曰黃太冲顧甯人然於明夷待訪錄指其訛謬者不一甯人出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甯人虛己從之先生名若璩字百詩山西太原人五世祖居淮安後改歸原籍父修齡平生愼行檢以詩名母丁氏亦能詩文先生又著潛邱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及日知錄補正喪服翼

注博學掌錄宋劉敞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諸書詩有春酉堂諸集子詠官中書舍人有文名同時淮安學者有李鎧楊開沅吳玉搢皆山陽人

鎧字公凱順治十八年進士官蓋平知縣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編修累官內閣學士著有史斷讀書雜述惺庵集王漁洋稱其爲有本之學開沅字用九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編修受業甯雷之門尤明於河漕之利害玉搢字山夫由廩貢官訓導著山陽志遺金石存說文引經考六書部敘考又著別雅五卷辨六書之假借深爲有功小學非俗儒剽竊所能爲也又有宋半塘者名鑑字元衡安邑人能傳潛邱之學以古文尚書

疏證文詞稍曼衍。乃重輯尚書考辨四卷。嘗曰。經學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乃采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詳贍辨博又益以附備借三門爲治經者之津筏半塘以乾隆戊辰進士令常山稍遷南雄通判子葆醇字芝山舉人官助教能世其家學

萬充宗先生事略 子經 猶子言

萬先生斯大字充宗浙江鄞人始祖斌明初從龍得功斌子鐘世襲指揮又四傳至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稱鹿園先生又二世至福建總兵邦孚生戶部主事泰先生父也戶部八子皆受業梨洲先生之門稱高座弟子長子斯年字澹菴少為錢忠介所深契避亂必載書行晝則偕老農雜作夜擁書集子弟講習成就者多第五子斯選字公擇躬行實踐為同堂領袖嘗言宋儒自游楊後雖朱陸大賢不免夾染二氏至明儒尤甚其於諸儒書彈駁疵纇至數千萬言梨洲以為吳康齋之流所著曰白雲集第七子斯備字允誠李杲堂徵君鄴嗣女

夫也與徵君唱和二十年相依如左右手著有潔省堂集第八子斯同自有傳先生其第六子生逢喪亂不事科舉業湛思諸經以為非盡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亦無由悟傳注之失於是融會考證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舉諸家聚訟條分而縷析之劃如也尤精春秋三禮排纂說禮之言較衞正叔為尤博正叔無所折衷先生則批卻導窾言之了了為書三百卷其別出者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二卷黎洲皆序而行之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燬於火晚年復輯絕筆於昭公臨終曰吾魂魄猶彷彿與劉原父諸人論季武子立後一事其覃精

如此浙東經術自深甯東發兩先生後明初黃南山楊鏡川能承其緒其後寖衰矣得梨洲及先生而一振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精確爲人剛毅嗜義若飢渴張公煌言死國難棄骨荒郊先生葬之南屏山乞梨洲誌墓春秋野祭效西臺之哭父友陸文虎符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喪皆未葬先生葬其六棺嘗遊武林之玉龍山見張縉彥神主碎之觀者咸僻易李杲堂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充宗其推服者至矣卒於康熙癸亥七月年五十有一外著有丁災甲陽草各一卷萬氏家譜十卷子經字授一別字九沙自幼擩染家學一切世俗之佔畢末由至前於

是授經說數百萬言於父及諸父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數十種於季父及其從兄言而又講性理於應徵士嗣寅求漢隸源流於鄭君谷口考地理箋釋於閻徵士百詩其學益奧博無涯涘以康熙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方先生苞時以南山集牽連下詔獄莫敢保出之者九沙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舉朝高其義典試山西得孫公嘉淦一見推挹卒成魁儒又嘗識杭君世駿全君祖望於髫年以爲鄭漁仲之流世稱其有人倫鑑視學黔中還朝爲忌者所中有通州修城之役家旣貧蕭然如布衣時賣所作隸字得錢給朝夕乃增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凡數萬言以春秋定哀二公未畢續纂數萬言又取

從兄言倘書說輯成一編以成萬氏經學又重修季野先生列代紀年及從兄言明史舉要以成萬氏史學雖疏食不給而見義嘗必為蒼水張公墓道將圮竭力修之歲必設祀墓故充宗先生所營葬者也會　詔舉鴻詞科趙侍郎殿最薦之已而三禮館開李侍郎紱又欲薦使成其父書皆以老不赴晚年家燬於火先世遺書皆燼焉年八十有三卒

言字貞一號管村少以古文名隨諸父在講社中最精博梨洲先生深器其文謂能橅震川之古淡而加以剡源之色澤季野先生亦云使吾有爾筆班馬不難到矣以副貢被　召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一書出為五河知縣忤大吏論死尋得免所著

日管村集

萬季野先生事略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石園先生浙江鄞人戶部郎泰第八子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楊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顧跅弛不馴戶部閉之空室中先生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盡又見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會家課先生欲豫焉諸兄笑曰汝何知先生曰觀諸兄所爲易與耳因雜出經義目試之千言立就伯兄大驚持之泣以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遂從梨洲先生遊爲高第弟子與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愼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時甬江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

過疑義輒片言析之嘗守先儒戒以謂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作遂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免明年修明史徐相國元文延至京師時史局中徵士例食七品俸稱纂修官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支俸許之諸纂修以稿至主者皆送先生覆審覽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入某事當參校如言取至無爽者徐公罷繼之者張公玉書陳公廷敬王公鴻緒皆延請有加禮明史稿五百卷先生手定也先生病唐以後史官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學才雖不逮猶未至

如官修者之雜亂也官修之史倉猝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跡昧晦而不明耳又嘗語方侍郎苞曰史之難爲久矣非論其世知其人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從故家求遺書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莫不網羅參互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

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蕪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子孟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吾死不恨矣蓋先生以遺民自居而即任故國之史事以報故國其至京師時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其心事類元遺山其潔身非遺山所及也其後乾隆中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　詔刊定明史皆以史稿爲本而加增損焉先生之志於是爲不負矣其初至京師也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徐尚書乾學居憂請先生纂讀禮通考自國卹及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

為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故深於經徐公因
請編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是時京師耆彥雲集各以所長
自見而先生最闇淡自王公以下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
聽講者常數十人錄所聞共講肄莫不呼曰萬先生而先生與
人還往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故督師之姻
人方居要津乞史館於督師少寬假先生屢數其罪以告之有
運餉官以棄運走道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列先生斥之父友
馮侍郎躋仲諸子沒入勳衛家先生贖而歸之以康熙壬午夏
卒於王尚書史局中年六十門人私諡曰貞文先生於前史體
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洞中肯綮劉知幾鄭樵不能及也馬班

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無關得失。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讀史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所著補歷代史表六十卷。又紀元彙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石鼓文考二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而明史稿及讀禮通考別爲書。先生在京師。攜書十數萬卷。及卒。旁無親屬。編修錢名世以弟子爲喪主。兼取其書去。時論薄之。

錢田間先生事略　方中通　方中履

錢先生澄之字飲光原名秉鐙安徽桐城人生當明季弱冠時有御史某閹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攀車而攬其帷衆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狂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與雲閒陳臥子夏彝仲嘉善魏學渠交最深又嘗問易於黃石齋先生著田間易學十二卷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石齋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宗又著田間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

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為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云先生少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閒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同縣方中通字位伯明檢討以智密之之次子也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與之爭然慎有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善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好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密之先生崛起崇

禎中博極羣書考據精核迴出其上風氣既開　國朝亭林百詩錫鬯諸君　沿而起一掃懸擬之空談密之撰通雅十二卷窮源竟委詞必有徵中通承其家學以博綜稱者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其書有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算籌算尺算諸法復條列古九章名目引　御製數理精蘊推闡其義其幾何約及珠算等大抵裒集諸家之長而增損潤色勒爲一編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及浮山文集中通弟中履著古今釋疑十八卷雖不及通雅之精核然學有淵源故不爲僉陋也

馬宛斯先生事略 王爾督

馬先生驌字驄御一字宛斯山東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京邸以文望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除淮安推官多所平反裁缺改靈璧知縣蠲荒除弊均里甲歲省民力無算流亡復業卒於官士民奉祀名宦祠著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先生於左氏融會貫通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爲專門之學又撰繹史百六十卷纂錄開闢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證雖牴牾間亦不免而詞必有徵實非羅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紀所可及且史例六家古無此式與袁樞紀事本末均卓然特創自爲一家之體顧亭林讀是書歎曰必傳之作也康熙

四十四年。

上南巡垂問繹史一書。命張公玉書物色原板。明年夏遣官至鄒平購板入內府。後先生而起者。有掖縣王止庵名爾膂字襄哉。治經宗漢學。嘗云。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微言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弼。馬鄭之書。亡於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鄭何爲主。然後博考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斯可矣。學者以爲知言。

毛西河先生事略　陸邦烈

先生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又名甡字初晴學者稱西河先生蕭山人生時母張夢番僧持度牒入門四歲母口授大學即成誦乃授書使循所讀自認之一再過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后後厚三字形異音同爲問具語之即欣然以解既就塾讀論語集註至有子孝弟章愀然請罷讀問何故則曰性中止有仁曷嘗有孝弟此言不忍聞也師大奇之總角補諸生與伯兄萬齡齊名人呼小毛生華亭陳公子龍許爲才子之文會明亡哭學宮三日時山賊起先生竄身城南山與同縣沈禹錫包秉德蔡仲光爲門友築土室讀書其中順治三年　王師下江南杭州

不許山陰鄭秀才遵謙與餘姚熊給事汝霖孫副使嘉績上虞徐尚書人龍括閭左爲民兵截江抗　王師會武甯侯王公之仁保定伯毛公有倫初以備倭軍甯波至是引軍西與民兵合號西陵軍共推魯王監國保定伯至蕭山移檄購大小毛生徐尚書薦授先生監軍推官力辭之當是時馬士英奉故福王太后奔杭州竄方國安軍中號方馬軍與西陵軍犄角先生謂保定曰方馬國賊也明公爲東南建義旗何可與二賊共事請絕之國安聞言大恨欲甘心焉幾破獲脫之龕山時保定弟有儆爲靖南將軍軍龕山也唐王建號福州黃公道周以蠟書招先生又辭之亡走山寺祝髮披緇匿坑中　王師破江東蟄踞

髮者先生以冤死歸母夫人泣曰吾向夢僧寄度牒生兒今竟然矣先是明季士林好為社先生品目過嚴峻人多忌之至是選越郡詩會稽照常王自超從賊中歸投以十詩選其四中有鄞城夜走及哭周介生赴西市作先生以右丞司戶評其篇庶常大恚謂誣其從賊乃聚諸出社者首先生抗命令復抗試且以浮屠居士林獻壞名教非當死讞者發其枉得不坐順治八年復諸生籍怨家猶洶洶而故使張某以從賊歸命為今官搆者譏先生張大恨屬提學仍黜其籍先生嘗效元人作詞曲自娛提學摘其語以為訕謗謀計而殺之制府冤之置不問仇者慎不得雪適姻戚有負粘丁貴者忽攫先生於途貴以代償攤

而渡江鄉人追至西陵渡慕之還次日購道殣橫所瘞處謂毛生聚衆殺營兵籍捕四出乃變姓名爲王士方將出亡仲兄錫齡出周易泣授曰古賢處憂患必知易汝知此足矣先生跽受教乃避地靖江之海陵逾月渡淮飲故人所有客目攝之酒半牽之入旁舍勞問則故靖南將軍有傲也具言保定死武甯已殉節而已以亡軍倖免將要赴彭城値山陽令朱禹錫聞先生至款之而吏部郎張新標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先生倚醉拊槃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傳寫殆徧施愚山參議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吾友毛生者也於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作續哀江南賦萬餘言嘗登嵩山越數峯遠望

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芒芒者安歸乎乃復之禹州寓故懷慶王邸之白雲樓作白雲樓歌未而月都下伎館酒樓競傳唱仇者偵知之去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苦無書夜起徬徨假寐而泣夢有告之者曰盍之嵩陽問之踰月過嵩陽廟市無書惟高笠僧貽書一帙則古本大學也先生憶夢心動叩所自來曰吾遼人也天啟末全家死於兵遂祝髮竄海濱少受學義州賀凌臺先生凌臺爲賀黃門欽之孫講學醫巫閭以大學古本授予曰古學之失傳由不知本也大學不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乎本該體用而統心意及家國天下必正心誠意而學乃有體必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學乃有用北宋祖陳摶

之學講性命而略事爲則專內遺外不知有身南宋宗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則登枝逐流歧不知有本夫格物者絜量本末本諸身也致知者審度先後以身先之也中庸以誠意爲誠身孟子以存心爲養其大體是正心誠意無非身也先生受學心契之已而應湖西施參議之招設講鷺洲書院楚人楊洪才恥庵來講姚江之學使君雅不善姚江謂不宜舍事物求心性恥庵不之辨會午食使君曰不遷怒實難吾昨責官庖以闕供也今又責之直遷怒矣宜何以治之恥庵乃舉手肅四座曰若此者可仍求之事物否時四座閧然先生大悟卽下拜曰受教矣歸而惺然坐通夜不寐踰年客崇仁又客淮西畱三年淮

人有知小毛生者先生曰吾非小毛生乃。毛甡也是時　赦屢
下先生禍已解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先生入都馮文
毅溥辟館相待而李文定天馥畱先生主其家時應召者駢集
馮公大會城東萬柳堂先生援筆作萬柳堂賦推座客第一。及
試。
聖祖方幸霸州攜諸卷親覽賀日下三相國公閱。
上忽問曰。媧皇補天事。信乎。蓋先生卷中用此語也。眾未對馮
公奏淮南子有之。
上曰。徒記事耶則楚詞列子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傳信何
如耳馮公復奏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於是先生列上卷授檢

討。纂修明史。闕題。得恣正兩朝紀傳。具草二百餘篇。時

聖祖精顓學。剖晰精嚴。關中李檢討因篤。與吳門顧處士炎武。

竭終身之力講音韻。然卒狃於陸氏切韻二百八部之說。先生

詘之。嘗與檢討飲文定宅。論韻不合。李公曰。吾少讀箕子麥秀

歌。惡其無韻。故凡遇論韻者。吾必曰能押是則言。敢請。檢討未

卽對。先生曰。禾黍油油者。尤也。不與我好。則蕭肴豪尤之通也。

好者。尤三聲也。有證乎。曰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請益。曰

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公曰善。檢討笑曰。韻

有四聲。未聞三聲也。先生曰。四聲起於齊周顒。而沈約成之。古

無有也。古入自爲韻。而多以平上去三聲韻互相通押。謂之三

聲不讀虞廷賡歌有股肱起元首喜百工熙乎不讀蔓草詩有零露溥清揚婉適我願兮詩有受言藏中心貺一朝饗乎公與檢討乃大服先生著古今通韻十二卷進

呈

上幸南海子攜書行覽之稱善有

旨宣付史館并

勅禮部知其事其後嶺南楊生進沈約原韻十六卷

上疑其僞特命取

皇史宬所藏通韻本付閣臣參校以不合斥去

丹陛樂者黄門鼓吹曲也設筍簴於午門旁太常典之而其曲多譌

上命更定之掌院陳公廷敬以列代樂章配音樂議屬先生條

上多所采用先生於音律有神悟二十三年

上諭羣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先生遂極意搜討作

聖諭樂本解說。皇言定聲錄及竟山樂錄思進之太常。眾阻

之。三十八年。

上復南巡先生進樂本解說刻本。詔傳先生至行在朝門

獎勞弁勅改刻本訛字。宜付專行。時蠡吾李塨。走三千里受

業。凡三日盡得其五音二變四淸七調九聲十二管弁器色旋

宮之法。先生大驚。遂盡出所著令校輯焉。時値

北郊定配位。太常卿徐元珙謂

南郊南向。則

三祖配位。固宜以東設西向爲一配。西設東向爲二配。又東設

西向爲三配其日月星辰諸配亦皆始東設而次西設何則以崇左也至　北郊北向則向所爲左者今在右矣乃三祖配位一如南郊始東設而次西設其山林川澤亦如之則在昭穆爲顚倒而在左右爲偏戾於禮不合疏上　詔學士徐公乾學韓公菼議覆上實無改意而翰林官多各持一議李文定特召問先生先生曰南郊尙左故南向而配先左此東設者南向之左也　北郊尙右故北向而配先右此東設者北向之右也曰此亦有言之者矣特以左右言則一左一右似乎有分而以東西言則一東也天下有南北異向而一東一西可同偏之禮乎曰有之在

何經曰在曲禮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語未竟李公撫掌曰有是哉經之無所不備也然則仍舊貫而已矣議遂定先生尋乞病歸越三年

聖祖南巡謁禹陵先生迎　駕西陵渡

上遥見先生遣侍衛勞問比還送　駕

上駐馬問所苦復勞之去及　三巡江浙先生謁　行在年老矣　命起立勿跪且　賜御書一幅時　皇太子隨　駕亦賜書屏聯各一其蒙　恩遇如此先生嘗痛易學未明太史占筮見之大傳及春秋傳者並失傳而仲兄有五易之說以移易爲文王孔子造卦象詞爲春秋史官立變解占所自始遂推衍其

義作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河洛原外編一卷太極圖說遺義一卷易小帖八卷易韻四卷尚書廣聽錄五卷舜典補亡一卷古文尚書寃詞八卷國風省篇一卷毛詩寫官記四卷詩札二卷詩傳詩說駁義五卷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昏禮辨正一卷廟制折衷二卷大小宗通繹二卷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喪禮吾說篇十卷春秋毛詩傳三十六卷春秋條貫篇十一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十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論語稽求篇七卷大學證文四卷大學知本圖說一卷四書賸言四卷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竟山樂錄四卷大學問一卷孝經問一卷周禮問二卷明堂問一卷學

校問一卷郊社禘祫問一卷經問十八卷彤史拾遺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鑒錄七卷蠻司合誌十五卷古今通韻十二卷後觀石錄二卷越語肯綮錄二卷蕭山縣志刊誤三卷湘湖水利志三卷杭州志三詰三誤辨一卷杭州治火議一卷詩話八卷詞話三卷天問補註一卷曾子問講義四卷韻學要指十一卷策問一卷表一卷雜說十卷文一百三十三卷詩五十六卷合四百九十有八卷先生少負奇才說經長於辨駁多與宋儒鑿枘而雄辨足以濟之晚益樂易好奬借後進或疑其歷詆古人使氣難近及親炙乃爽然出意外侍史曼殊豔而工詩諸名士爲文張之晚歲悼亡忽忽不自得先生每作詩文必陳書滿前

及伸紙疾書或反不用一字夫人陳氏姓妍以曼殊故概言於人前曰公等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獺祭乃成先生笑曰握筆一次展卷一回積久自能該博婦言不足聽也嘗僦居屋三間左右度圖史寓眷屬而中爲客次先生日著書其門筆不停揮請業者環坐問隨答井井無一誤夫人在室中時或詬詈先生復還詬之殆五官並用者始爾女士徐昭華讀瀨中集感歎願受業稱都講焉琉球使者過杭州以兼金購文集且求見先生其名動海外若此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先生開其先路其文縱橫博辨傲睨一世與其經說相表裏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尺求然議論獨

到處卒不可廢詩亦於文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隨人步趨者卒年八十有五以兄子遠宗後康熙庚午進士弟子陸邦烈盛唐王錫章大來等著錄者甚眾邦烈字又超平湖人嘗取先生經說所載真爲聖門釋非錄五卷謂聖門口語未可盡非云

朱愚庵先生事略　陳啟源

朱諱鶴齡字長孺江蘇吳江人前明諸生性好學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塗坐不知寒暑或謂之愚因以愚庵自號嘗箋注杜子美李義山詩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入　國朝屏居著述與顧亭林友亭林以本原之學相勖始湛思覃力於諸經注疏及儒先語錄著有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讀左日鈔詩經通義等書尚書斟酌於漢學宋學間長箋作於胡朏明錐指之前不及朏明書而旁引曲證亦多創獲讀左瑕瑜並陳不及顧亭林惠定宇之密詩經參停於今古之間於　國朝惟用陳啟源說茆啟源實與參訂焉其邶鄘衛三國禹貢三江震澤太湖

嶠家漢源諸辨多有裨於考證又著愚庵詩文集其書元祐之集後云祐之於元既踐其土茹其毛即無反噬之理乃今之詆訕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非徒悖也其愚亦甚矣其言蓋指　國初居心反覆之輩可謂知大義矣啟源字長發先生同縣人著毛詩稽古編自記謂閱時十四載稾凡三易乃成引據賅博疏證詳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

劉繼莊先生事略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人。先世本吳人、寓吳江者數十年、卒焉。其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邊塞關要財賦軍政之屬、旁及岐黃釋老家言、無不窮究。崑山徐尚書好士、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先生遊其閒、別有心得。萬徵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獨心折先生、引參明史館事。顧君景范、黃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先生參一統志事。先生謂諸公考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其論向來方輿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域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

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多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懸若此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宜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詳載之爲一則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徵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皆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可次第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宜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

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問者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擬取列史中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俾施行者有所考鏡又言通鑑綱目非朱子

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緊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先生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多未就也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自華嚴字母悟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一人先生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先生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三十二音

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塡之。逢人皆可印證。蓋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囊括浩博。學者或驟見而未能通也。先生與梁質人王崑繩友。所嚴事者曰梁溪顧畇滋。衡陽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南昌彭躬菴。所自著曰廣陽雜記。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梅定九先生事略　孫文穆公穀成

先生諱文鼎字定九又字勿庵安徽宣城人年二十七與弟文鼐共習臺官交食法著天學駢枝六卷值天學書之難讀者必求其說至廢寢食疇人弟子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所著天算之書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法經歎其法之善作元史天經補註二卷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然朔法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因參校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授時以六術考古今冬至取魯獻公冬

至證統天術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與授時所得正同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術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志訛太祖庚辰為太宗不知太宗無庚辰也又訛上元為庚子則於積年不合也考而正之作庚午元法考一卷授時非諸古術所能比郭守敬所著法草乃法經立法之根推其義之精微者作郭太史法草補註二卷立成傳寫魯魚不得其法不敢妄用作大統立成註二卷授時法於日躔盈縮月離遲疾並以垛積招差立算而九章諸書無此術從未有能言其故者作平定三差詳說一卷此發明古法者也唐九執法為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

斯經皆九執之屬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法在明則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法西域天文書天順時貝琳所刻天文實用即本此書作回回法補註三卷西域天文書補註二卷三十雜星考一卷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地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所言里差法即西人之說所自出作周髀算經補註一卷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西國日月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為一日作西國日月考一卷西術中有細草猶授時之有通軌也以天指大意渠括而注之作七政細草補註三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交食蒙求附說二卷監

正揚光先日食圖以金環與食甚時分爲二圖而各具時刻其誤非小作交食圖法訂誤一卷新法以黃道求赤道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親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謂中西兩家之法求交食起復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然東西南北惟日月行至午規而又近天頂則四方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有斜正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弧度之勢頃刻易向且北極有高下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勢難施諸測驗今別立新法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就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爲直線作十字橫線命之曰左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

右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作交食瞥見一卷太陽之有日差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因表說含糊有誤作日差原理一卷火星最爲難算至地谷而始窮解其立法之根作火緯本原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跡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作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象一卷天問略取黃緯不眞而例表從之誤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西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以證日遠月近其說非是作太陰表影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陳經緯刊本互異作帝星句陳經緯考異一卷測帝星句陳二星爲定夜時之簡法作略

晷眞度一卷以上皆發明新法算書或正其謬或補其闕也康熙開明史開局天文志爲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爲湯公斌徐公乾學經嘉興徐善苑平劉獻廷常州楊文言各有增定後以屬黃先生宗羲又以屬先生先生摘其訛舛五十餘處以天草通軌補之作明史志擬稾三卷雖爲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缺略其總目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又作天志贅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卽授時宜於元史闕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法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明鄭世子之天學袁黃之天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法以庚午元法之例列之皆得附錄其西洋法方今見行然崇禎朝徐

李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康熙二十八年先生至京師見安溪李文貞公文貞謂曰天法至　本朝大備經生家猶若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略倣元趙友欽革象新書體例作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此學庶將大顯因作天學疑問三卷四十一年文貞扈　蹕南巡駐蹕德州有　旨取先生書文貞以天學疑問呈求
聖誨奉　旨朕留心歷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後二日　召見文貞
聖祖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帶回宮中細閱文貞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

上肯之明年　駕復南巡於　行在發回原書中間圈點塗抹及籤貼批語皆

上親筆也文貞復請此書疵謬所在　諭曰無疵謬但算法未備未幾

聖祖西巡問隱淪之士文貞以關中李顒河南張沐及先生三人對

上亦素知顒及先生四十四年南巡狩文貞以撫臣扈從

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今焉在文貞以尚在臣署對

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文貞尋與先生伏迎河干越

晨俱　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凡三日

上謂文貞曰天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鼎實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　賜御書扇幅頒賚珍饌臨辭特賜績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又　命其孫瑴成入　內廷學習五十三年十二月瑴成奉

上諭汝祖留心律歷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錯處可指出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私意也汝等須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此意寫與汝祖知之　恩遇為古所未有也先生所著書柏鄉魏荔彤兼濟堂纂刻者凡二十九種瑴成

謂編校不善別爲編次更名梅氏叢書輯要總二十五種六十二卷未刻者今失傳先生爲學甚勤李文貞命子鍾倫弟鼎徵及孳從皆執弟子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間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爲榮康熙六十年卒年八十有九

上聞命有司經紀其喪士論榮之先生家居營祠廟申崇禁梅氏無公庭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博戲者及卒皆弔哭失聲子以燕癸酉舉人穀成以康熙五十三年　賜舉人明年

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供奉　內廷官至左都御史諡文穆

家

聖祖授以借根方法知與古人立天元一術相同闡揚
聖學有明三百年所不能知者一旦復顯於世與修明史天志
著增刪算法統宗十一卷赤水遺珠一卷操縵卮言一卷文鼐
先生仲弟與兄共著步五星式六卷早卒文鼏其季弟也著中
西經星同異考一卷

薛儀甫先生事略　唐夢賚

薛先生鳳祚字儀甫山東淄川人嘗師事定興鹿忠節善繼容城孫徵君奇逢著聖學心傳發明認理尋樂之旨又講求天文地理實用初從魏文魁學天文順治中譯穆尼閣說爲天步眞原先生謹守成法著天學會通十餘種梅定九天算書記所謂靑州之學也其曰對數比例者卽西法之假數也曰中法四線者以西法六十分爲度不便於算改從古法以百分爲度表所列止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線其推步諸書曰太陽太陰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經行法原曰交食法原曰歷年甲子曰求歲實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經星中星曰西域回回術

曰西術表曰今西法選要曰今法表皆會中西以立法以順治
十二年乙未冬至為元諸應皆從此起算以三百六十五日二
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為歲實黃赤道交度有加減恆星
歲行五十二秒與天步眞原法同梅定九謂其書詳於法而無
快論以發其趣蓋其時新法初行中西文字輾轉相通故詞旨
未能盡暢也先生又著兩河清彙詳究黃河運河北自昌平通
州南至浙江等處河湖泉水諸目皆詳載之又記黃河職官夫
役道里之數及歷代至　本朝治河成績援據古今疏證頗明
別為海運一篇欲仿元運故道與漕河並行則祖邱瓊山舊說
也同縣唐先生夢賚字濟武順治六年進士以檢討言事罷歸

家居閉戶讀書著述甚富有錫鈔疏槊耀說備邊策皆留心經濟之書

王寅旭先生事略　　談泰

王先生錫闡字寅旭吳江人博覽羣書守義樹節與張楊園講濂洛之學兼通中西天學先生生於明季當徐光啟等修新法時聚訟盈廷先生獨閉戶著書潛心測算遇天色晴霽輒登屋臥鴟吻閒仰觀景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不屑屑於門戶之分著曉庵新法六卷考古之誤而存其是擇西說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雖私家撰述未見施行而爲術精妙識者莫不稱善年五十五卒梅處士定九曰從來言交食者祇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寅旭以日月圓體分三百六十度而論其日食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推其法頗精確然則御

挈考成所案定九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蓋本於先生矣康熙以來梅學盛行王學尙微蓋先生無子傳其業者無人又其遺書知之者少持平而論先生精而核定九博而大各造其極難可軒輊而皆在薛鳳祚之上

談泰字階平江甯舉人官南匯訓導博覽勤學精於天算得梅氏算學之傳所著考證經史之書曰觀書雜識二十卷其算術之書有測量周徑正誤周髀經算四極南北遊法增補武成朔閏譜召誥月日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亥考三統術推三統術譜冬至權度紀略天官節次斗分辨分野辨操縵卮言正誤圓壼周徑積實祖沖之屬法辨觚內方非十尺辨喪服傳溢

說王服經帶數等書又著古算書細草十餘種

陳泗源先生事略

陳先生厚耀字泗源江蘇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官蘇州府教授學問淵博李文貞薦其通天文算法引　見改內閣中書

聖祖命試以算法繪三角形令求中線及問弧背尺寸先生具劄進稱　旨　命入直內廷授編修與梅文穆瑴成同修書嘗召至　御座旁教以幾何算法先生學益進

上嘗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過春秋二分用儀器測之可得高度若餘節氣又有加減之異然亦不準何也地上有朦氣之差以人目視之有升卑爲高映小爲大之異故以渾

儀測之多不合惟在天度數則不差耳又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幾何徑幾何奏曰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圜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

上問地圓出何書對以周髀算經會言之問何以見其圓也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帀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為圜且東西測影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故益知其為圓

上稱善累遷司業左諭德以老疾致仕卒於家先生治春秋尤

究心天算嘗補杜預長歷爲春秋長歷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左傳注疏春秋屬辭天元歷理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歷義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曰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

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推汝知之先生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載焉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排而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先生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爲密蓋非惟補其闕佚並能正其譌舛於考證之學極爲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編矣又撰春秋戰國異辭五

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遺一卷春秋世族譜一卷鄒平馬宛斯驌爲繹史兼采三傳國語國策先生則皆摭於五書之外尤獨爲其難氏族一書與顧復初棟高大事表互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此外尚有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諸書今不傳

胡東樵先生事略 葉佩蓀 黃儀 顧祖禹

先生諱渭初名渭生字朏明浙江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進士有文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啓中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十五為縣學生試高等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相國邸會開博學鴻詞科相國欲以先生應 詔堅辭不肯就羣公避嫌以相國子師莫敢先發及見薦牘無先生名則又大驚先生自是謝科舉專窮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徐尚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黃儀子鴻顧祖禹景范閻若璩百詩及先生分纂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

疏外。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可以釋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菏。滎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為一。乃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考其同異而折衷之。依經為訓。章別句從。名曰禹貢錐指。凡二十卷。為圖四十七篇。於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夷險。犂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為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考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為圖以表之。旨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其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若先後天

之圖唐以前書絕無一字待驗而突出於宋初由邵子以及朱子但取其數之巧合而不能指其授受所從來本義卷首九圖乃門人所依附朱子當日未嘗堅主其說至河圖之象自古無傳後人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為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漢儒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洛書本文具在洪範宋儒損為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害二洪範原無錯簡後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為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服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為五福六極之

傳告三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眞七卷言經文此謂知本二句當在止於信之下知本蓋知止之訛格物致知與至善釋在邦畿章內本無闕文無待於補皆卓然有得非異趣以爲高者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南巡先生撰平成頌幷禹貢錐指獻諸　行在有　詔嘉奬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　賜御書詩扇並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咸以爲榮五十三年正月卒年八十有二從子會恩從先生學由進士及第官至刑部尚書孫彥穎官編修彥昇進士出刑部主事改定陶知縣著春秋說四書近是叢書要錄於樂律尤有心得著樂律表微八卷同郡葉佩蓀

亦治古易不言圖書著易守四十卷於易中三聖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黃儀字子鴻常熟人精輿地之學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究每水各為一圖凡郡邑建置沿革山川險易皆縷析而條分之與閻百詩顧景范同修一統志蒐討之力為多

顧景范者名祖禹無錫人學者稱宛溪先生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一書景范沈敏有大略為人奇貧而廉介樸厚不求名於時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著方輿紀要百二

十卷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要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皆如目見而身履之其論之最精者謂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在彼爲散地而此爲要害者又謂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常不擇地甯都魏叔子推爲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 欽定通鑑輯覽於地理注中多加采錄焉

何義門先生事略　沈彤　陳景雲　陳黃中

何先生焯字屺瞻晚號茶仙江蘇長洲人先世會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溢天性最耿介廉於財視千金猶草芥晨炊未具不計也康熙二十四年充拔貢生時徐尙書乾學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其所嘗通顯立致先生亦及其門而愼自持遇不違且相諍執尙書待之甚厚而爲忌者所搆失歡至辨訟於大府祭酒之子妄人也先生積忤之爲所窘及祭酒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文正公舉朝憤之莫敢訟言其非獨慈谿姜西溟移文譏之先生亦上書請削門生籍天下快焉然先生卒以是潦倒埸屋不得志最後爲安溪李

文貞所知四十一年

聖祖南巡駐涿州文貞時撫直隸迎謁道左

上從容問野甯有遺賢乎文貞以何焯對遂　召試　命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　賜進士選庶吉士仍直

南書房尋　命侍讀　皇八子允禩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然忌者滋多散館置下等得　旨再教習三年明年外艱歸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及從安溪遊得成宏先輩宗傳復選歷科程墨海內五尺童子皆知其名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尚未脫盡詞科習氣而欿然自附於不賢識小之徒欲因文見道以探本於儒術蓋所

得自此益遠矣五十二年再以文貞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殿
明年授編修又明年　駕在熱河有搆蜚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左卽　命收繫盡籍其邸中書籍以進交學
士蔣公廷錫等撿勘無狂謬語又草稿中有辭吳縣令餽金札
上覽之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　命內侍詣獄詰責先生
各據實奏辯反報僅坐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殿方事之
殷校尉縛先生馬上馳送獄家人惶怖先生眠食如平時披襟
讀易聲出戶外既出獄卽趨局校書如故時諸王皆右文朱邸
所治冊府多資其校勘
世宗皇帝在潛邸亦以困學紀聞屬先生箋疏六十一年病

詔賜醫藥六月九日卒年六十有二

上因稱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殞殊可閔遂

詔復原官超贈侍讀學士　賜金給符傳歸喪　命有司存恤

其孤先生畜書數萬卷參互鉤稽如別黑白吳下多書估先生

訪講宋元舊槧及故家善本細讎正之丹黃積數十過始知近

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多沈迷於其中而不悟所校定兩漢書

三國志考證尤精核乾隆五年侍郎方苞奏取其書付國子監

爲新刊本所取正先生凡有評識必洞徹其表裏通核其時勢

利病無一語無根據每讀書論世輒思爲用天下之具故精審

絶倫若此書得晉唐人法

聖祖嘗命書四書章句集註奏御嘉獎命師鋟板所著道古齋識小錄多刪取諸題識爲之最矜愼繫獄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語投諸火或謂爲所乾沒云先生與方望溪論文不甚合望溪最惡錢牧齋文先生頗右之謂自牧齋後更無人矣蓋少嘗學於邵僧彌僧彌出自虞山也然望溪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義門能糾吾文之短者如有言乞以告我先生歿後世或用兼金購所閱經史諸本估人多冒其蹟以求售於是何氏僞書頗雜出邑子蔣維鈞刻其讀書記五十八卷行於世先生事親孝謹推財產於兄弟待親故貧者咸有恩旣歲落官入直芻米僕賃不給其廉介自若也門人有才而貧者恆飲

食於其家而教之者錄四百餘人知名者三之一吳江沈彤陳景雲其最著也彤字冠雲一字果堂自少力學以窮經爲事貫穿前人之異同折衷至當淹通三禮論者謂亞於惠天牧而醕於萬充宗爲人誠篤盡洗吳中名士習氣乾隆丙辰以諸生召試鴻詞科不遇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辭歸親歿三年中不茹葷不內寢纖悉中禮其周官祿田考因歐陽文忠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冠雲獨詳究周制分官爵公田祿田三篇據經起例旁求諸注乃適如經之所有其精密淹通於鄭賈注疏外可爲特出又撰儀禮小疏一卷取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

士喪禮爲之疏箋足訂舊義之訛又撰春秋左氏傳小疏尙書小疏各一卷其果堂集十二卷則多訂正經學之文其於禮經服制足補漢宋以來注疏家所未備又撰氣穴考略內經本論卒年六十有五昺雲字少章年十七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第一補縣學生康熙中應順天試不遇館於藩邸三年辭歸時年四十以母老絕意宦途後藩邸再遣使敦促漕師赫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皆堅謝不赴也凡經史子集地理制度下及稗官家無不綜覽而尤深於史學溫公通鑑略能背誦前明三百年事能剖決其臧否得失所著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

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紀元考略二卷文集四卷篤於內行親喪每慟輒絕祭必涕泗沾衣外和內剛不因人熱既蔵名益高跡益晦終年杜門足不蹋城市朝齏暮鹽處之恬然也子黃中字和叔號東莊乾隆初應博學鴻詞科不遇乃縱遊南臨洞庭登衡嶽東浮錢唐入閩北馳驅燕齊河岱聞學益精爲海甯陳相國所知嘗上書相國論用人理財養兵數大事鑿鑿切利病無少諱會有　詔求骨鯁魁壘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陳公欲以和叔應　詔和叔辭焉初客湖南巡撫幕府土苗或小警巡撫欲興師勦之屬繕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撫而輯之其可弗聽和叔行已而苗叛用兵期年乃靖在京師最

善山陰胡稚威稚威故奇士傲睨當世士鮮當意者顧獨爲和叔屈所著文必以見示輒爲發其蘊別其良未嘗不相視而笑也和叔卒年五十有九貧甚至不能庀喪具姻黨以金賻妻張氏固卻之曰柰何以貧故傷夫子義遂鬻居以葬所著宋史稾一百七十卷新唐書刊誤三卷　國朝諡法考三卷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各六卷詩文集四卷

惠天牧先生事略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江蘇吳縣人父周惕字元龍少從徐侯齋遊復受業於堯峰康熙己未舉鴻詞科丁憂不與試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卒於官惠氏三世以經學著稱元龍其創始者也所著有易傳春秋三禮問及詩說其論詩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立論皆有依據先生生時元龍夢貴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名之弱冠爲諸

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不輟遂博通六藝凡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詞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淵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坐皆歎服康熙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分校癸巳乙未會試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頊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院詞臣撰擬文字皆送先生改定乃進呈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

學士以上皆開列先生以編修與焉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督學粤東之　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頒條教以通經爲先士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子靑其衿嘗言漢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選子弟就學遣儁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尊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粤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每試士扃門後郎危坐堂皇遍經史纔座背誦不一字遺諸生大驚曰吾屬非人矣乃一淬於學

世宗御極復　命留任三年粤士爭棄兎園冊通經者愈多其爲文章郁郁苹苹比於江浙矣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

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因訪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郎具疏題補韶州教授部議學臣向無題補屬吏例奉旨惠士奇官聲好著照所請行後不爲例在任遷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尸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於昌黎祠惠州於東坡祠廣州於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皆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午還朝丁未五月奉旨修理鎭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

高宗卽位有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己未春以病告歸辛

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年尤邃於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

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襃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記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

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非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

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閒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掩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為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掩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

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闇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遂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十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遂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遂之黃鐘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

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遂遂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鐘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此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尊歸耕人海諸集晚年自號半農居士學者稱紅豆先生子七人棟最知名自有傳

陳亦韓先生事略　蔡德晉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江蘇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雍正元年黃侍郎叔琳典試江南所取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翀宜興任公啟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頌遍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同邑蔣文肅廷錫方為大學士語之曰子有盛名登甲榜而某又在朝今歲大魁非子而誰先生默然趨出卽辦裝南下語人曰無使他日以我為依附權門遂不與　殿試歸明年補行正科親朋皆勸赴　廷對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自苦奚為及今尚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僦廛華匯之濱樵戶讀書弟子著錄者日衆

閒與吟社諸老唱和月一讌集居數年有　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爭先延請爲師先生廼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或一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醕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

天子崇尚經術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秦文恭蕙田昌言曰不得陳某則此舉爲無光於是雖知先生者交章列薦明年

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先生褎然

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璵也得 旨
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即家拜受 新
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
經咫一卷膺薦時錄呈 御覽又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
卷先生於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恥勦襲
成言爲己有蓋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取先天之學
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
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脚未
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詩
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愼處亦即其師心自用處詩之體格古

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絶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强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淑女好逑車舝之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其理甚大若賢人之賢則交友一倫已括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尚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篤名諸父之前禮

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即攘臂而爭此禮所稱爲人後者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服改葬則緦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即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緦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又與人論史

記謂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尚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為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為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即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為一傳即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為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辯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廟庭亦不為過而班氏譏之不能不為之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鎮孫主事夢逵湯進士愈先後游其門皆知名又有蔡先生德晉者字仁錫無錫人也邃

正四年舉人乾隆初楊文定公名時以大宗伯兼領成均薦仁錫經明行修授國子監學正遷工部司務生平覃精三禮著禮經本義十七卷禮傳本義二十卷通禮五十卷雖閒出新義然大恉悉衷諸古嘗謂横渠以禮教人最得孔門博約之指故其律身甚嚴出處辭受皆不苟與方侍郎苞李侍郎紱往返論三禮其持論悉有根據

臧玉林先生事略 臧庸 臧禮堂

臧先生琳，字玉林，江蘇武進人。康熙閒補縣學生。其學謂不通訓詁無以明經，治經當以漢唐注疏爲主。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百二十卷，别白精審，實事求是，未嘗輕詆前哲。至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氏者，尤能推見至隱。閻百詩見其書，歎其精確，稱爲隱德君子。先生元孫庸，學於盧抱經學士。學士校經典釋文，見先生書，多引其說。庸字拜經，初名鏞堂。性沈默樸厚，學術精審。著拜經日記十二卷、拜經堂文集四卷。又嘗輯月令雜說一卷、孝經考異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又輯子夏易傳一卷、詩考異四卷、韓詩遺說三卷、訂譌一卷、盧植禮

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一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二卷賈逵國語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皆有補於遺經庸弟禮堂字和貴少溺苦於學家貧無僕役躬執爨以養父母父病瘧畏寒惡火和貴每夕身溫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母疾割股以進禱於神請減壽一紀以益母母愈而和貴竟夭矣年止三十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辭以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巹朱文正公嘗稱其文行阮文達撫浙聘襄詁經精舍以持服避之許冠墨纓方入使院友于兄弟有過則諫必改乃已好許氏說

文著說文引經考十三卷段君玉裁王君引之皆歎其精確又嘗錄傳記孝子孝婦孝孫諸節行凡數百卷尤有裨於倫紀云